

魔女奇鏢

悠閑道人



魔女奇鏢

悠閑道人

中國文聯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大仙访传人	(1)
第 二 章	拜师虎头寨	(16)
第 三 章	武林遭劫难	(31)
第 四 章	苦练神力功	(41)
第 五 章	误闯梅花阵	(60)
第 六 章	血溅大戏楼	(80)
第 七 章	飞镖惩恶少	(92)
第 八 章	双雄闹山城	(103)
第 九 章	大破鬼门阵	(116)
第 十 章	碎尸安天雄	(131)
第十一章	慌乱入绣楼	(145)
第十二章	痴女诉衷肠	(164)
第十三章	初尝相思苦	(180)
第十四章	困狮被犬欺	(194)
第十五章	双枪救英雄	(213)

第十六章	火烧太平店	(228)
第十七章	森林探密谋	(238)
第十八章	兄弟大聚义	(255)
第十九章	火并白龙山	(273)
第二十章	四怪欺中原	(283)
第二十一章	严惩地头蛇	(295)
第二十二章	施计紫荆山	(317)
第二十三章	除霸入囚笼	(334)
第二十四章	混战鬼哭峡	(348)
第二十五章	群雄战恶顽	(361)
第二十六章	斗酒醉香斋	(379)
第二十七章	怒逐求婚郎	(395)
第二十八章	游说白龙殿	(413)
第二十九章	乘危闹哗变	(430)
第三十章	道长言旧事	(442)
第三十一章	求婚骂绣楼	(459)
第三十二章	情侣变仇人	(478)
第三十三章	燕山结三雄	(495)
第三十四章	较功百席宴	(509)
第三十五章	比武生疑团	(529)
第三十六章	活捉黑毒掌	(543)
第三十七章	三雄战八邪	(559)

第三十八章	捣毁梅花山	(573)
第三十九章	巧破水火阵	(592)
第四十章	魔女现原形	(602)

第一章 大仙访传人

这是一个深邃而静谧的夜晚，皎洁的圆月有如一位雍荣华贵的少妇，悠闲地徜徉在碧蓝幽远的天幕底下。温柔缠绵的月色里，桀骜不驯的黄河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横切黄土高原，咆哮着向南奔去，而绵延千里的中条山脉却惬意地伏卧在黄河东岸憩息。山下，美丽的银湖波光粼粼景色迷离。位于银湖南面的虎头寨，此时也早已进入了梦的故乡。那高大突兀的寨门和黑魑魑的石墙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在朦胧而神秘的晚上，寨里似乎正潜伏着某种危机和罪恶。

林家大院和往常一样，除了几个护院的家丁以外，主人们已经入睡，唯有后院西配房的一扇窗户仍亮着昏暗的灯光。

夜，静悄悄的，就连喜欢夜游的秋虫也害羞地躲进墙根底下的泥土里，不愿听见窗子里面那对淫荡男女打情骂俏令人肉麻的低语：

“你这个该杀的，几天不来陪我，也不知钻到哪个骚货的屋里去了！”听声音，是个娇滴滴的年轻女人。

男的哄道：“我的心肝宝贝，夫子曰：女人恋头婚，男人爱小妾，黎明觉，二房妻。你是第三房，我岂有不爱之理？”

“我听说，你还要娶那胡家小姐做第四房，可有此事？”

“没有，决无此事。”

“我告诉你，那胡小姐比你女儿还小几岁，劝你少做点缺德事，为下辈子积些阴德。”

“我敢对天起誓，若有此事，叫我活不到明天！”

“那好，我来问你。你三更半夜派人把胡家母女抢来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甭管，说，做什么？”

“我要给他胡员外点颜色瞧瞧，让他明白爱管闲事决无好下场。”

“是英雄好汉就明火执仗敢做敢当，为何要偷鸡摸狗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宝贝，这你就外行了。胡员外是安邑城中的首富，财大气粗，就是河东郡太守董仲颖也要敬他三分，何况我这个小小的二寨主。”

“既然如此，你就不该滋事生非，免得引火烧身。”女人担忧起来。

“放心，我的人都是江湖老手，做事干脆利索，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你准备如何打发胡家母女？”

“先在地牢里藏上几天，然后……”

“真缺德。那冯府老爷也是一方名流，你从他家抢走了客人，就不怕……”

“哼，冯道远一介弱儒，弄死他比捻死个蚂蚁还容易。”男人不屑地道。

“反正你要小心行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

“宝贝，我不会死的，往后每天晚上都来陪你。”

“就知道你最疼我。”

对话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淫荡的狎昵之声……

突然，一位少年手持大刀蹿到窗前，破窗而入。但见床上一男一女滚在一起，少年并不懂人间男女之事，因而毫无顾忌厉声叫道：“林中鸟，你竟敢抢掠良家妇女，欺我冯族无人。今晚，我杀了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替百姓报仇雪恨！”话音未落，大刀就砍了下去。

林中鸟正神迷心荡地领略巫山云雨享受太湖风月之际，忽见撞进一个愣头小子连叫带骂举刀就剁，吓得他纵身跳起又跌于床下。小妾也不顾羞耻，魂不附体躲在墙角缩成一团。

林中鸟来不及穿衣服，抓起兵器，与少年杀了起来。那少年使的是九环追风刀，呼呼有声，林中鸟用的是龙泉断肠剑，哗哗直响。追风刀欲取项上人头，断肠剑要摘活人心肝。少年一个雄鹰探爪，直奔对方面门；林中鸟使出金鸡独立，仗剑磕回。少年釜底抽薪横砍下盘；林中鸟蜻蜓点水跃向半空。少年霹雳闪电步步紧逼，林中鸟胸有成竹沉着应

战。二人紧锣密鼓杀了十几回合，林中鸟这才看清楚，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白天在寨门外摔伤儿子林松的冯府少爷冯贤冯寿长。他暗自庆幸天赐良机：上午有胡员外在场，没能杀你，看来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倒找上门来送死，今晚决不放你活着回去！

林中鸟抖擞精神，三尺龙泉宝剑在冯寿长身前身后头上脚下来回飞舞，小寿长的九环追风大刀也前挡后刺左杀右砍越战越猛。刀剑相撞火星四溅声震夜空。林中鸟见屋里空间太小，无法施展技艺，便虚晃一招跳出窗外，冯寿长也紧追不舍蹿了出来。一老一少在庭院里似滚龙弄波如恶豹争食，直杀得难解难分不可开交。

杀声早惊动了林府上下，人们爬起床跑到院里，只见老将剑法凌厉，小将骁勇无比。家丁们谁也不敢助战。那些小姐夫人丫鬟们看到林中鸟光着屁股与人厮杀，羞得掩面而逃。

冯寿长年少气盛血气方刚，然而只凭勇猛难以取胜。要知道，他只有九岁，投师无门学艺不精，哪里杀得过富有经验的林中鸟？渐渐地，冯寿长就觉胳膊发麻四肢无力，继而变麻为疼头晕眼花，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林中鸟见他这般，心中大喜，举起长剑就要砍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少年发现林中鸟身后的屋顶上，有团白雾一闪，立刻又消失了。再看林中鸟，举起的胳膊有如冻结在空中，一动不动，身子也像木桩般矗在地上。冯寿长抓住战机，拚尽全力一刀砍下，从左肩膀直砍到右肋下，那五脏六腑“唏哩哗啦”流了一地。

“二老爷被人杀了——”一声惊呼过后，林府顿时开了锅，人们哭爹喊娘抱头鼠窜乱作一团。

大寨主林中蝉慌慌张张跑出来，见二弟死得如此之惨，大惊失色悲愤交加，一股怒火冲上心窝，只觉有东西堵住喉咙，林中蝉两眼发黑，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人们又掐又捏抚胸捶背，林中蝉“哇”的一声，吐出大口污血，呼呼直喘粗气。他慢慢睁开眼，看看周围人们，又望望惨死的二弟，心如刀搅老泪横流。他推开人们，踉踉跄跄走到林中鸟身旁，哆嗦着将两半尸体合在一起，又脱下长袍，盖在二弟身上，心肠寸断恨海难平地说：“好兄弟，你死得太惨了。明日，大哥要用仇人的心祭奠你的亡灵！”

林中蝉站起身，“呛啷”一声抽出七星宝剑，目光逼视着冯寿长，一步步朝他走来。

小寿长听人说过，林中蝉的七星剑平时不出鞘，一旦出鞘就要杀人。此时的冯寿长，连吹灰之力也没了。但他并不害怕，站在原地平静地说：“你来吧，我决不还手。”

冯寿长的心智就表现在这句话里。他明明知道，如果自己还手，那将死得更快。不如说“我不还手”，即使死在林中蝉刀下，气概上也是胜利者。

林中蝉心想，自己是堂堂沙场老将，杀死一个不还手的小孩，岂不见笑于武林？他犹豫了一下，站在身后的林府四大太保冲了上来，说：“老爷，杀鸡焉用宰牛刀，让我等收拾这小杂种！”

四个太保一拥而上，将小寿长双臂反剪，捆住手脚，鸣

子鬼水式吊在院子中央的大树上，又在背上压了一摞砖头石块。

这四个太保练了一身冷功夫，一年四季均光着上身，背上分别刺虎、豹、鹰、犬图案，依次代表他们的名字和地位。这些人全是地痞流氓，心狠手辣坏事干尽，是林家豢养的四条走狗，只要主人一声令下，谁都敢咬。

林中蝉走过来，对四大太保吩咐道：“好生看管，明日一早开刀！”

“老爷放心，有我们兄弟在，他插翅难逃。”

小寿长咬紧牙关忍着剧疼，毫无愧憾地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吃过早饭，冯寿长照例回到后院自己的书房，捧起《左氏春秋》翻了翻，只觉索然无味，又扔回书案上，然后拉起书童，说：“咱们到后花园玩吧！”

书童大寿长三岁，胆小怕事，性格木讷。他望着冯寿长，迟疑地说：“少爷，老爷叫你读书，你却去玩。老爷知道了……”

“没事。”小寿长脖子一晃，说：“老爷不会到这里来的。”

正说时，忽听外面一声口哨长鸣，冯寿长顿时兴奋起来，似乎是一种默契，他不假思索地跑出书房朝院墙上望去，就见一个浓眉大眼虎头虎脑的村童趴在墙头上朝他笑。寿长问道：“王雷，有什么事？”

王雷把脑袋一晃，说：“冯少爷，大家都等你去摆两军阵

呢。”

冯寿长最喜欢玩指挥千军万马带兵打仗的游戏，便高兴地问：“在哪里？”

“老地方。人马已齐，就差你这个元帅了。”

“好，我就去。”说罢，寿长跑到王雷脚下，攀住一根树枝，登上了墙头。

书童在下面急得连声大叫：“少爷，少爷，你不能去……”

“老爷问时，就说我在书房读书。”冯寿长纵身跳下院墙，和王雷朝南门外奔去。

虎头寨的南门外有个大草坪，是寨里小孩们玩耍游戏的好地方。这时，全寨的小孩们几乎全来了。有大个儿刘金山，本家叔叔的儿子冯小弟。还有二寨主林中鸟的儿子林松，他也是虎头寨的孩子王。

冯寿长一到，小孩们欢呼雀跃，把他拥到了中间，争着抢他：“我跟冯少爷。”“我也跟冯少爷！”

争抢的结果，冯寿长手下有二十几个人，林松只有六七个。为了公平，冯寿长进行了对等分配。王雷带几个人到林松一边，刘金山和冯小弟留在冯寿长一边。

两边人马分成守军和犯军，各摆开“一”字长阵，冯寿长为守军元帅，林松为犯军元帅。

这时，一位白发白须白袍白靴老人，手扶龙头铜杖，步态稳健精神矍铄地走来，静静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抚须观看这群顽皮村童们即将发动的两军鏖战。

冯寿长看老人一眼，丝毫没引起他对这个陌生古怪老头

的兴趣，只顾发兵布阵，准备迎战犯军林松。他搬来一堆石头垒成将台，上面插了一根大树枝，充当帅旗。然后，端坐在将台之上，朗声叫道：“来将通名！”

“本帅林松是也！”林松站在本部人马前面回答。

“呔！大胆林松，上次没有杀你，今日又率军犯我山寨，是何道理？”

林松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窘得他抓耳挠腮，半天才说：“虎头寨里有牛羊！”

小孩们哄然大笑。

冯寿长绷着脸，一本正经地道：“林松，你已是我手下败将，还不下马受死？”

林松不再迟延了，出口道：“冯寿长，你手下全是些老弱病残人马，也敢说此大话？”

冯寿长一指林松，道：“林松，休要口出狂言，咱们两军阵前见高低！”

那位白发老人站在一边观看。他时而颌首微笑，时而摇头蹙眉，完全陶醉在天真无邪的童趣之中。

兵打兵，将打将。

小孩们草木皆兵执竿而战，真枪真棒噼哩啪啦互不相让。有的打破了头，有的扭伤了脚，你哭我喊乱作一团。

冯寿长和林松二人打得不可开交。寿长使树枝，林松用木棍。林松比寿长大四五岁，个头并不比寿长高。小寿长骁勇善战，大臂一挥，树枝像扫帚一样，劈头盖脸横扫过来。林松用木棍向外一挑，架住树枝。随即抽回木棍，朝寿长咽喉捅来。寿长

急闪身，木棍走空。他又向前猛跨一步，用树枝直戳林松面门。林松慌忙向后退去，谁知脚下不争气，被石头绊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心想，这下可完了，非挨揍不可。然而冯寿长并未上前，只站在原地，说：“你起来再打！”

白发老人欣喜地笑了笑，眼中闪出赞许的目光。

林松一骨碌从地上爬起，两个人又“马打旋回”战在一处。

两员小将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林松急于求胜，抡起木棍朝寿长头顶打来。小寿长将树枝向上一举，“嚓”的一声，林松的木棍断为两截。他扔下木棍，抓住寿长的树枝就要往回夺。寿长哪里肯让，你拉我拽，一会儿抢过去，一会儿又争回来，似拉锯一般争得难解难分。后来，林松灵机一动想出个坏招儿。他将树枝用力往怀里一拉，寿长自然要往回猛拽。就在这时，林松趁势向外一送，寿长毫无提防，被摔了个四脚朝天。

林松高兴得“哈哈”大笑，说：“冯寿长，认输不？”

小寿长怒冲牛斗，眼珠都红了。心想，方才你跌倒在地，我不但没趁机揍你，而且让了你一把。你倒好，设巧计摔我！只见他翻身爬起，说了声：“看谁认输！”飞步扑上去，一手抓住林松腰，一手捏住他后脑勺，双膀一较劲，把林松举过头顶。

林松吓得四蹄乱蹬，恐惧地叫：“冯寿长，你要干什么？快把我放下！”

寿长举过林松在空中转了一圈，说道：“这就放你！”

“嘣”地一声，将林松扔出三丈多远，重重摔在“将台”的石头上。

孩子手无轻重。林松被摔之后，挣扎了两下，头一歪，不动了，鬓角上的血汩汩向外直冒。

白发老人一阵惊骇，凝目注视着这边的动静。

正在拚杀的小孩们，见摔死了林松，都吓坏了，一个个扔下“兵器”，撒鸭子朝寨里跑，嘴里不住地喊：

“妈呀，不好了，摔死人啦——”

小寿长以为林松装死，上前推了推，林松毫无知觉，这才相信真的把人给摔死了。他顿时慌了手脚，汗珠渐渐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王雷、刘金山、冯小弟等几个跟寿长要好的小朋友，都慌忙跑过来，对寿长说：“冯少爷，怎么办？”

冯小弟岁数最小，哭着说：“大哥，你赶快逃跑吧。林松家可不是好惹的。”

冯寿长倔犟地站在原地，平静地说：“小弟，不用害怕，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赔他一条命！”

冯小弟急得呜呜直哭。

此时，白发老人走了过来，说：“让我瞧瞧他。”

老人翻开林松眼皮，又摸摸心窝，脸上绽出了笑容，对冯寿长说：“娃娃莫怕，他没死，只是昏厥而已。”说着，展开双手，在林松身前晃了几晃。那林松慢慢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再看头上的伤口，也不再流血了。

冯寿长甚为诧异，忙问：“老爷爷，你如何救活他的？”

老人笑了笑，道：“天机不可泄。”言毕，正欲离去，忽见天空乌云密布阴风大作，紧接着一种怪异可怕的笑声从半空“嘎嘎”传来。那笑声阴森可怖，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抬头看时，空中并无一人。老人正自惊疑，笑声又嘎然而起，之后随着流云消失在无边天际。天空云开雾散，阳光和煦如初。这时白发老人发现，一朵鲜艳俏丽的梅花正插在脚下的黄土地上。这黄土经日光曝晒坚硬如石，而这娇嫩的梅花枝却入地三分，足见此人内功之精湛程度。

白发老人拣起梅花仔细端详一阵，生气地自语道：“梅花镖。她终于练成了。这个冤家！天下武林在劫难逃。”说完，纵身一跃，几个起落便不见踪影。

冯寿长听得稀里糊涂，看得似懂非懂，只道老人去追赶投镖之人，自忖此事与己无关，便不再多思。想起今天上午的功课还没做完，就又紧张起来。他丢下林松等人，拔腿跑回寨中，越墙跳进后院，潜入书房，继续读他的《左氏春秋》：“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绋，柩有声如牛……”

“少爷，不好啦，老爷发火了。”书童撞进来禀报道。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寿长反问。

“方才，林松的父亲林中鸟闯进府中大吵大闹，说你摔伤了他儿子，非要报复不可。幸好胡员外在场，才把他劝走了。”

“老爷怎么说？”

“老爷叫你立刻到前院去。”

冯寿长知道去决没好事，不去又不行，只好整整衣冠，硬着头皮来到前院。一看父亲的脸色，心里就吓了一跳。他嗫嚅道：“爹爹，叫孩儿有何事？”

“跪下！”随着一声断喝，冯寿长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我来问你，你可曾摔伤过林家少爷？”

“是啊。”寿长不含糊地回答。

“大胆！你难道不知他家权势？”

“我不管那个，反正他先摔了我。我的屁股现在还疼呢！”

“住口！”看着儿子这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差点没把冯道远气晕过去。他厉声道：“来人，看家法！”

两个仆人拿过三尺长的竹板，把冯寿长屁股朝天按在地上，就要动刑。胡员外拦住道：“冯兄，贤郎知错改错就行，何必过于认真？”

夫人听说老爷要打儿子，急忙跑来护住寿长，伤心地哭道：“老爷，你把我也打死吧，我不想活了！”

胡夫人扶起寿长母亲，劝道：“夫人莫要悲伤，有我在，哪能让贤侄挨打。”

夫人这才放了心。她从地上拉起儿子，把寿长拥在怀里，爱怜地说：“这孩子总在外面疯野，真让人为他担心。”

冯道远气愤地说：“慈母有败子。爱子不教，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你作为母亲，每每娇惯，他岂能成材？”又歉疚地对胡员外道：“家门不幸，出此逆子，让你见笑